

楚地、楚人、楚风

——漫说楚文化的源起

□ 青晰度

“楚”本地名，在周之南。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成王追褒文王武王时期灭商的功臣及其后人，封其麾下一个部落的首领熊绎于“楚蛮之地”，爵位则是最低一级的“子男”。如果孟子之言可信，那么熊绎在楚的封地面积就是五十平方公里左右，一小块而已。不过，等级虽低，疆域虽小，却毕竟是天子所封之国。此后，中国的文献记载中就有了“楚国”“楚子”与“楚人”的称号。

楚之南国熊绎带领部族离开了原来的居地，南下发展。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沿着丹水，走向汉水，沿着汉水，走向长江。在艰难的开发过程中，如何处理与蛮地的原住民的关系，是楚君及其族人所面对的重大问题。

从历史记载来看，楚君既攻城掠地以扩张势力，又保留了对原住民的人格与风俗的尊重，因而楚国的南下发展，进行得十分顺利。《史记·楚世家》说，到熊绎的第五代孙熊渠之时，楚国的疆域扩张已由汉水进入长江流域，而“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很受江汉流域原住民的拥戴。

《华阳国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长江边的巴国受到南下楚国的威胁，或战或和，胜少败多，只得逐步沿长江向西迁移，定都于今天的重庆一带。后来，国中发生了叛乱，将军巴蔓子带领居楚君兵平叛，许以三城为谢，而以自己的头作担保。楚君同意了。巴蔓子用借来的楚兵平息了内乱，却没有将三座城池割让给楚国。于是楚君派出使者去索债。

巴蔓子说：“奉命守国，地不可割；借兵平乱，当守诚信。既然是以头为担保，那么，我以我头，充我之城，奉谢楚王。”自刎而死。楚使没有完成索要土地的使命，志态地带着巴蔓子的头回来复命。不料楚君不以土地为计较，没有兴兵讨伐，反而对巴蔓子的为人肃然起敬，下令以隆重的礼仪安葬巴蔓子的头颅。

楚君的举止又令巴人大为感动，他们以同样的礼仪安葬了蔓子将军的无头身体。巴是一直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古代，民风刚直好义，民情朴实敦厚。

楚君显然是在长期的交往中对子巴俗民风有认同，有尊重，故而惺惺相惜，悲悯交集，遂以崇高的葬仪来表示敬重巴蔓子的选择。以尊重换取尊重，从而相互熏化感染，这就是南下的楚国与蛮地原有部族在文化上的相处方式。

于是，南下的楚国既为蛮地的原住民带来了北方华夏的典籍文化，而原住民的风土人情也影响到了南下楚人的文化性格，相处既久，“楚”与“蛮”也就相融不分，浑然一体，熊绎的后人也成了南方的楚蛮。

这一点，南下的楚人不以为是下落与沉沦，反作为自恃的资本。如熊渠就公然宣告：“戎，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之地，其实是周向

南方的发展。而原本是受周天子封赐以统领南蛮的楚君，现在却自号为“蛮夷”，主动脱离华夏文化系统而投身于南蛮文化之中，并以此与中原的华夏文化分境划界，力相抗衡，这是当年封赏功臣的周成王始料未及的事情。

楚人与蛮地的原有部族既战且和，相融相化，楚国地盘大大扩展，楚人的队伍更加壮大。原在江汉以及江淮之间的许多小国，诸如唐、濮、随、邓、舒、黄、江、蓼等等，都在楚国的扩展中被灭，原来的庸人、濮人等各国的民众，都渐化而成为了“楚人”。甚至东南临海的吴、越，曾经的春秋大国，最终也被楚国吞并，其属民也渐化成为了“楚人”。熊绎南下时的蕞尔小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南方的强国。

所以熊渠不满“子男”的封号，要自称“楚王”。后来的武王熊通不仅自称“蛮夷”，自号“楚王”，后来的楚庄王熊侣还率大军北上中原，耀武洛阳，问鼎周王，要与华夏诸侯一较高下。于是，“楚国”与“楚人”，名号大振，声威中原。

进入战国时期，原由周王统领着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天下形势，已经是天子衰弱不堪而由七个大国分享天下，各自称王。此时的楚国，西起巴蜀，北逼黄淮，东南至于海，几乎拥有今天中国的半壁江山，是七国之中疆域最大的国家，是公认最有实力与西方的秦国抗衡的国家。

楚怀王（在位时间公元前328—公元前299年）也确实成为了六国的合纵长，曾经信心饱满地统领着齐、燕、魏、赵、韩等国军队，叩关攻秦，气势凌厉。结果却如贾谊所言：“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过秦论》）公元前223年，秦灭楚。

两年之后，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尊号始皇帝。800余年的楚国历史划上了句号。楚国被灭以后，“楚国”的名号没有了，执政的王族，或死亡，或流落，威权荡然无存。

陈胜吴广起义之时，忌悼名义不顺，不足惧众，曾自号“大楚”与“张楚”，又曾立楚王族后人景驹为楚王，希望借助“楚国”的旧旗来彰显新政权的合法性。

项梁起兵后，曾在民间遍寻楚王后人，终于找到怀王的孙子熊心，希望借熊心以收拢民心。此人心心，当时正替人牧羊以维持生计。项梁死后，项羽继续叔父的事业，联合诸侯，最终灭秦，自封西楚霸王，继续标举“楚王”的旗帜。

然而，楚国已亡，旧魂难召，在灭秦的斗争中，那些试图以“楚王”作为政治力量而加以利用的人，全都失败了，倒是被封为汉王而偏于一隅的刘邦最终统一天下，做了皇帝。

楚国不存，楚王不再，但是，楚国的土地上还生活着原来的楚人。他们先是称“秦人”，后来称“汉人”。虽然不再使用“楚人”这一名号，但是，800余年楚国历史的血脉依然在他们身体里流淌，800余年楚国历史

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依然融于他们的日常起居，800余年楚国历史的土俗遗声依然在他们的内心回响——楚风楚韵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烙上了鲜明的文化烙印。

我们不妨以抗秦起义中的三位领袖人物为例来说明。项羽是楚国贵族，将军项燕之后，生于公元前232年。刘邦是楚之沛县人，生于公元前247年。他们都出生于楚国被灭之前，本是楚人。陈胜，阳城人。同伴在他称王之后去看他而有“夥颐”之叹，汉代学者说这是“楚语”——可知阳城在战国后期属于楚地。陈胜的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08年，以享年四十而计，他也生于楚国被灭之前。

秦末义军蜂起，人物风流，而这三位楚人的历史地位最高：陈胜是抗秦起义的首倡者，项羽是抗秦起义的胜利者，刘邦则是西汉替秦的开国者。

他们都生于楚国未亡之前，有过楚国生活的早年记忆，虽然三人的社会地位不同——项羽是贵族后裔，刘邦曾做过泗水亭长，而陈胜是贫寒的雇工。

虽然三人的个性自有特点——陈胜苛刻，项羽强悍，刘邦狡黠。但是，早期同为楚人的社会记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性格与处事方式。

陈胜做雇工时，因为表达不被同伴理解的志向而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叹惋。项羽与刘邦在观看秦始皇出行时同生感慨，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三人的语言表达不同，但骨子里那种敢于争胜而不甘居下的豪气却是一样的。

三位楚人的最后结局大不相同，陈胜死于麾下之叛徒之手，项羽败于刘邦而自刎乌江，刘邦则坐上了汉朝龙椅。

汉高祖刘邦在占据项羽的领地后，“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为发哀，泣之而去”；又为陈胜“置守冢三十家冢，至今血食”（《史记》）。

刘邦失败的对手致敌，就像当年的楚君之对待巴蔓子，表现了惺惺相惜、悲悯交集的英雄情怀，激荡着楚人特有的豪气。刘邦建立的汉朝，政治制度大都承继秦朝，但是大汉的精神气象却透出浓浓的楚风韵味。如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刘细君的《乌孙歌》，都是原汁原味的楚歌，形式与屈原的楚辞相近。故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就认为，汉代艺术实由楚文化而生。

面对长江，李白曾感慨：“屈平辞赋是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时光悠悠，“楚国”与“楚王”早已是历史翻过去的页面，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民虽然不再使用“楚地”与“楚人”的称号，却世代代传讲着过去的故事，楚文化的风韵就在人们的回忆与讲述中不断传续，不断丰富。

楚国既亡，王室既灭，而800余年楚国的历史印迹已深深融入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的情感，不能忘记，其创造的楚文化也早已融入浩瀚的中华文明长河中，奔腾向前。

流年碎影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有无数个老师。我没有上过什么学，我所说的老师，大多是走上社会后的老师。我一直想着要写这个题目，总是想着写一写胡四海，写写我人生旅途中的第一个老师。

认识四海兄，是1971年初我招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工程指挥部后。当时，四海兄在指挥部政工组做宣传工作，我则在后勤组做财务工作。怎么也没有想到的第一个贵人。50多年来，我们相互激励着跋涉在文学的道路上。正如张爱玲所说的，“于千万人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好赶上了”。没有这个刚巧，也许我也不会走上文学之路。

记得有天晚上，机关放电影，我扛着椅子去政工组叫四海兄，因为去得早了点，就先在他的办公室里待了会，我在四海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顺手抓过一本铅印的《革命文艺》，一翻，居然看到了一篇四海兄写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的诗歌，虽然这首诗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当时的情景却一直记在我的内心深处。

《革命文艺》是松滋县文化馆的一份官办铅印小报，刊登这首诗的是一个国庆特刊，套红印刷，四海兄的诗歌排在头版头条的位置。

作家与诗人竟然就“潜伏”在身边！令我惊诧不已，浮想联翩，我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他这样的人呢？无意间，梦想的种种悄悄地在我的心底。年仅17岁的我，正是爱做梦的年纪，时常在脑海里构思着诗歌。直到后来，当兵入伍在江汉油田站岗放哨才触景生情，写下了第一首诗歌《我守卫在炼厂的大门口》，发表在1974年8月1日的《江汉石油报》上。若干年后，我的作家诗人梦竟然也梦想成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四海兄是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

后来，我们又一起分到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中南物质工厂管理局下属的某工厂。

在这里，四海兄真切切对我“写作生涯”中第一篇稿件进行了修改。当时，工厂里办有很多墙报和黑板报，有天团委书记要我写黑板报写稿件，本来我有些有些畏难

情绪的，但一想到有四海兄这个现成的老师，便毫不犹豫地接了榜。那天，当我抓耳挠腮后将稿子写好交给四海兄后，四海兄用一支红蓝铅笔非常潇洒地在稿纸上划拉了一番，递给我道，“可以了，抄一下就行了”。

后来，这篇稿件就出现在黑板报上。我也认真研究了四海兄修改过的稿子，认真揣摩、学习着。从此，自己的稿子经过四海兄指点后，开始频频出现在厂里的墙报和黑板报上，这不但让我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入了团，也为自己后来调入团报道组埋下了伏笔，更为自己后来成为市政府的“文字总管”和新闻发言人打下了基础。

四海兄不仅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引路人，还是我初学写作时的启蒙老师。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航标灯，直到今天仍指引着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前行，写下了200万字的散文、随笔，成为荆州小有名气的历史文化方面的专栏作家。

1972年底，我从工厂参军入伍，临行时四海兄送给我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并在扉页上题写了一首诗，一首七绝的藏头诗，诗句早已忘记了，只记得四句诗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卫平参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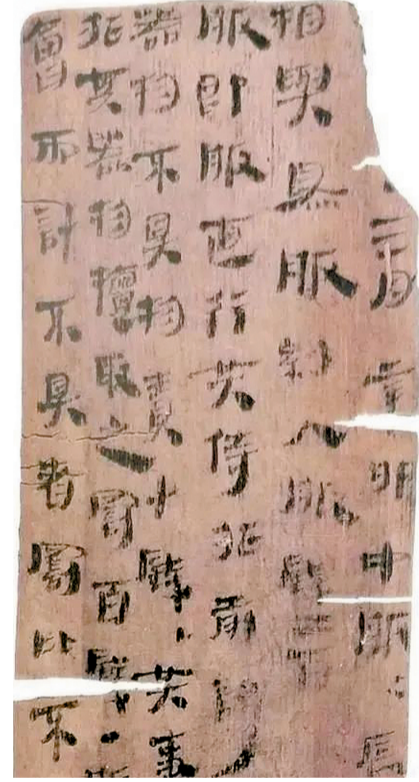
那时，我非常非常敬仰他。这首写在《毛主席语录》上的诗，与那首发表在松滋《革命文艺》上的诗，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激发了我心灵深处的诗性因子。后来，我居然也成为了“诗人”，成为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并在报纸上开办了“诗话文物”的专栏，甚至开始谋划我自己的诗集《给自己一个梦想》。我想，如果没有四海兄的言传身教，也许只能是一个工人，不可能成为“诗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海兄是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和启蒙老师。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互相激励着，写消息、通讯、写评论、散文、随笔和小说，快乐得不亦乐乎。

四海兄笑盈盈地面对人生，做人作文都是我的榜样和楷模。快乐地写作，维系着我们两人几十年的友谊。过去，我们通过鸿雁传书，交流着学习、写作的心得体会；如今，则通过微信与网络，相互激励着，笑对人生。

荆史钩沉

汉晋时期江陵的水上货物运输



江陵凤凰山出土的简牍

荆州境内的商业水运，在楚国历史时期就已初兴，到秦汉随着疆土的统一，不断发展兴旺。早期的商营航运业多属航、商一体，是从事商业贸易的自备舟船“亦商亦运”的贩运业务，荆州的一些地方史料上称为“水贩”。

2000年前的契约

1973年，荆州考古工作者在江陵凤凰山汉墓群中，出土了一批记载有航运的竹简，特别是在8号出土的“遗册”中，表明墓主张伯生前既是一个大船主，也是一个商人。他住在市阳里（江陵城东临江的一个商业区），雇有大量的船工为他操舟船只和商品贩卖。在出土的木牍中，还发现了一份联合运输经营的契约，也就是现在的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按照字面意思为：辛卯年3月，贩商张伯、石兄、秦仲、陈伯等10人共同组建一支船队，合伙经营商业贸易，一致议定，每人出股金二百钱，钱要交齐，不交齐不能参与共同经营。事先不经报告允许、因病不能出航者，每天罚卅钱，但可以请人顶替。器物不齐备的，每物罚十钱。共同经营运输时如遇货物损坏以及船只沉没等事故，由大家共同承担责任和损失。擅自拿走货物的罚款一百钱。船吏（牵头的负责人）召集开会不去的，日罚五十钱，虽

□ 余波整理

江津风物

郝穴古镇，找寻我逝去的记忆

□ 袁丹银

拥有近2000年悠久历史的江陵县郝穴镇坐落于长江之畔，小桥流水，如诗如画。清澈的里河（内荆河）顺着西湖桥（以前叫土墙桥）、永济桥（郝穴第一座古桥）、太平桥、永济桥（粮食储运站旁）、丁公（祠）（曾用名：跃进桥）、周孔桥六座小桥蜿蜒流淌，环绕在古朴的民宅和商铺的周围，小镇居民朝闻鹤鸣，夜枕江涛，胜过瑶台仙境。

美妙而又优雅的诗意图镇，留存的记忆轻挽似水流年——老码头船来船往，老街市商贾云集，老建筑古香古色，老瓦屋庭院深深，老商铺酒旗迎风，老字号小吃传统……当年“日有千人口，夜有万盏灯火”的繁华，素有“小汉口”之称。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的老街老屋，早已淡出郝穴人生活的视线。

生长在郝穴的吾辈，犹记古镇青砖墙、黑瓦屋和木阁楼，散落的小巷子不计其数，至今谁也说不清楚。那时的河南堤、黄家场、四岔口、太平街、衙门巷、雷大巷、竹架市、童家弯等等街巷撑起镇区骨架，还有大桥口的老茶馆群楼，前进街口的百货楼、纺织品楼、老米面店，祠堂巷口的饮食楼，以及最早的关帝庙、许仙观、九华寺、丁公祠、戏院子、胜利小学、西湖小学旧址等星罗棋布、遍及镇域……古建筑多处以砖雕、石雕、木雕为装饰手法，往往是高宅、深院、水井，特别是镂空的雕花窗射入斑斑点点细碎的阳光，颇有古典建筑特色之美，依稀透露出明清时代的古风情调。真可谓：老街古韵悠悠，小巷深处人家；古镇春夏秋冬，晨昏暮纱，几多客披紫霞。

小时候，我常常伫立镇中心高高的石拱桥上，极目远眺整个古镇，掩映在浓郁的苍绿中，白的是墙，黑的是瓦，炊烟从屋顶袅袅升起，宛如一团团白雾，让天空变得云蒸霞蔚。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宅的房顶都是清一色的黑瓦，方言叫纸瓦。如说是屋顶是黑的天，一片叠着一片，一排挨着一排，美若鱼的鳞片。还有铺满地的青石板路像一幅历史画卷，上面跳跃着几代人奋斗的身影，衬托着蓝天白云，参杂着几许，透

出一方白，宛如一幅刚画好的水墨画。

几年前，我写过《郝穴曾经繁华的黄家场》的文章，已编入《江陵记忆》一书。以前的黄家场，街道两旁商铺林立，热闹非凡。由于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修编，这里已全部拆除；随着时光遗留下来的，是一条名存实亡，被岁月淹没的老街。当我再次走到此地，给人废墟一样的感觉，除了怀念之外，那里藏着许多故事和传说，如今都是空落，都是寂寞，任凭路人去猜、去想、去流连，重拾一段情感，感受它带来许多的回忆。

目前，惟有西湖路上、明清时期建造的“松鹤堂”，如今仍原汁原味。它坐北朝南，有天井一方，上下两层回廊。虽然历经战火纷飞的年代和岁月的洗礼，但至今保存完好，房子不但美观，而且牢固，融合了古代建筑设计美学之精髓。那时候，我常能看到像郝穴“黄氏家族”中的大户人家山墙上，有人称之为风火墙，但更多的人说是马头墙。其高低不同、远近相宜、黑白相间，不仅体现了线条与色调的美，更是散发出江汉平原水乡古镇的韵味。

郝穴黄氏是当地的一大望族，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就是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过去的松鹤堂，是黄氏家族族人开的药铺，既坐诊又卖药，在晚清时很有名气，民国年间规模更大。松鹤堂原有好几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扩建城市道路时，前面的一排门店被拆除，仅余后边的这重老屋。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这老屋被发现，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古镇存世稀少的明清建筑，因而郝穴人看得格外珍贵，维护得也格外精细。昔日的松鹤堂，现定为“江陵县民俗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

西湖路原郝穴文化馆，前身为“湖南会馆”，庭院楼阁，面积之大，前后有几重，其建筑可和松鹤堂媲美。1930年5月，红军攻克郝穴时，在湖南会馆建立了“江陵县苏维埃政府”；上世纪50年代初，在此地创办郝穴发电厂；随着古镇的发展，因郝穴供电站取代了该厂；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郝穴日杂站租下此地设置废品收购站。后来地方政

府为了传承红色文化，在此处成立郝穴文化馆，由原江陵县政府挂牌，定为“江陵县苏维埃政府旧址”，但可惜的是，这座具有一定文物价值和历史纪念意义的遗址，在十几年前被拆除了。

我去过苏杭、西塘古镇、凤凰古城等地方，见过那里大多数历史建筑聚落的文化遗产，也是一些属于人文类景观。到处都是旧址，低矮的老屋，拥挤的巷弄，爬满青苔的院墙，鸟语花香的庭院，尽量保存传统古建筑的原貌，为后人留下值得怀念的宝贵财富，体现出一座城镇的悠久历史和人文情怀。

倘若鹤乡的这些老瓦屋依然存在，郝穴古镇显得底蕴更加厚重。真的想再走进郝穴老街，看着飞檐斗拱随意勾勒天空的轮廓，翘角阁楼深锁寂寞。游者或许感觉，这里与春天的荆楚水乡一样，若下些雨最有味道了，檐滴如杯中剩酒，你会更从容饮下一段旧时光。

黛瓦青砖的老房子，乌黑沉寂清凉，甚至冰冷。因此，古镇是不需要很多树木遮荫的。说到这里，即便追溯到秦汉汉瓦时代，无论是郝穴大院，还是民间陋屋，遮风挡雨都离不开一片瓦。平头百姓要求“上有片瓦，下有寸土”，是生存的最低条件。因此，有瓦地不怕风雷雨雪、烈日酷暑；有地就可以安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足以说明有瓦的地方就有家，方能生息不息。

我在郝穴生活了60多年，从未挪过窝。深知那些老瓦屋一直释放着家的气息、屋的温馨，它连着郝穴人的呼吸，让人们享受一年到头冬暖夏凉。虽说古镇的老瓦屋已稀少得难觅其踪，但镇域的历史脉络永远定格在我的眼前，依然是那么清晰，它演绎了郝穴人的生命曲线，承载了父辈辛酸的生活历程，也叠印着吾辈的成长足迹，更支撑着代代人的文化自信。

一个故事，丰满了古镇的历史人文景观，让我时常想起曾经的烟火，那一抹因难以忘怀而留存的情结——永远是记忆童年、记忆老街、记忆小巷、记忆瓦屋、记忆乡愁……